



高铁南下看春光

■ 张洪芬

当我踏上从哈尔滨始发的高铁,满心认为迎接自己的会是一路冰雪冷冽时,未曾想,竟邂逅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春光盛宴。

列车缓缓启动,窗外,哈尔滨的初春还残留着冰雪的丝丝寒意,高铁站的建筑在晨曦轻抚下,闪耀着金属独有的光泽,红墙与白雪相互映衬,宛如一幅静谧的冬日画卷。随着列车风驰,城市的轮廓逐渐在身后模糊,取而代之的是广袤无垠的冰原大地。

起初,连绵的雪野望不到尽头,洁白得如同无瑕的美玉,可当凝神细看时,却发现雪层的边缘早已微微湿润,仿佛有春水在冰层下悄无声息涌动。路边的树木,树干上厚厚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,可枝头似乎已冒出芽苞,恰似镶嵌在白玉上的翡翠,在料峭寒风中诉说着春的萌动。

列车疾驰,村庄的轮廓慢慢变得清晰。红瓦白墙的房屋错落分布在雪野之间,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,为这清冷的画面添上一抹烟火气。田野里,农民们已在冰雪还未彻底退去的土地上劳作,仿佛在向春天许下丰收的诺言。

午后,灿烂的阳光透过车窗倾洒进来,暖意融融。我顺手拿起一本书,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。不经意间抬头,惊喜地发现,窗外冰雪的痕迹正悄然褪去,大片大片的绿色如潮水般涌入视野。

极目远眺,田野里的麦苗郁郁葱葱,宛

如给大地铺上一层绿色的绒毯。远处的山峦不再是一片银白,一片片杏花林争奇斗艳,粉白色的花朵在蓝天的映衬下,恰似繁星点点。偶尔有几只燕子在空中盘旋,很快就消失了身影。

高铁每抵达一站,车厢内便会涌起人潮。新上车的乘客们,衣着愈发轻薄,色彩也更加鲜亮。他们脸上洋溢着春天带来的喜悦,仿佛整个人都被春日唤醒。

一位女士牵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,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下,小女孩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我不禁由衷感叹:“这里的春天真美啊!”女士听后轻轻点头:“是啊,这个时节,桃花、樱花都开得正盛,漫山遍野,美不胜收,吸引了好多人来拍照。”说着,她熟练地掏出手机,手指轻轻滑动,展示起相册里的照片。一张张照片中,小女孩在烂漫的花树下欢笑奔跑,桃花的粉嫩与樱花的雪白相互交织,映衬着她纯真的笑脸。

随高铁一路南下,我沉醉在窗外不断变换的美景中,思绪也随之飘远。这时,小女孩突然兴奋地指着窗外,大声喊道:“妈妈,你看,好漂亮的河!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一条宽阔的河流横亘眼前,那是黄河。

黄河水奔腾不息,裹挟着岁月的沧桑与厚重,在大地上蜿蜒前行。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,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这样独特的方式与黄河相遇。身旁的女士轻声告诉小女孩:“过了黄河,就离江南不



远啦,那边的景色和北方大不一样呢!”小女孩眨着大眼睛,满脸期待地问:“妈妈,江南是不是有好多好多漂亮的花呀?”女士回答:“当然啦,江南的春天啊,就像一个大花园,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花。”

听着她们的对话,我心中也充满了期待。就在这时,列车速度略微放缓,似乎在提醒我们即将告别壮丽的黄河之景。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黄河,心中默默道别。

当我再次将目光投向窗外时,眼前的景色再次发生变化。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肆意绽放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,江南水乡风光缓缓呈现眼前——田边的池塘里,荷叶已露出尖尖角。村落里,白墙黑瓦的房屋错落有致,房前屋后的庭院里,绽放出一片五彩斑斓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小女孩靠在妈妈肩头

睡着了,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容。我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,对下一站风景充满了遐想。这时,坐在对面的一位大叔与我攀谈起来:“看你一路上都盯着窗外,是头一次往南走这么远吧?”我笑着点点头,大叔接着说:“再往前到广州,那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,那里的热闹劲儿,可比江南还要浓几分呢!”

听着大叔的描述,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。就在我交谈间,列车广播响起:“各位乘客,下一站是广州站……”伴随着广播声,原本安静的车厢一下子热闹起来,大家纷纷整理起行李。

当列车缓缓驶入站台,车门打开的瞬间,一股温热且带着淡淡花香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我深吸一口气,激动地迈出车厢,浓郁的亚热带风情瞬间将我包围。放眼望

去,城市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目之所及繁花似锦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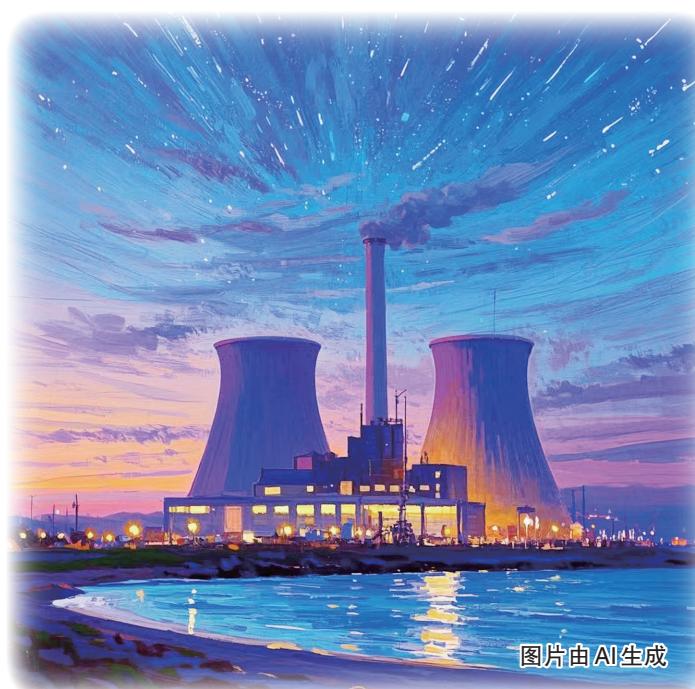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趟高铁之旅,时光仿佛被神奇地浓缩,转瞬之间便领略了南北风情迥异的风光。从冰雪尚未褪尽,却已悄然孕育春意的哈尔滨启程,那片大地带着北国特有的冷峻与坚韧,冰雪在春光中渐渐消融,奏响生命复苏的乐章。一路南下,踏入江南的大地,皆是婉约细腻之景。

高铁的车窗,宛如一个神奇的画框,飞驰间,不断变幻的景色依次入画,构成一幅幅绝美的春日长卷。每一处景致,每一种色彩,都在生动地展现着中国大地的丰富多彩和勃勃生机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星夜畅想



图片由AI生成

■ 刘春阳

夜幕降临,晋江气电的轮廓在海风中浮现,像一艘停泊在潮间带的巨轮,钢铁甲板上闪烁着微光。风从入海口吹来,裹挟着红树林的咸腥与冷却水排放口的湿热,拂过输气管道——那是一条蜿蜒于地下的甲烷河流,隐秘地涌向燃烧室。我站在集控室外,仰头望去,今夜是七星连珠的时刻,星光恰与管道的走向重合,仿佛天穹为这座电厂绘制了一张神秘的星图。

燃气轮机在低吟,像鲸群在深海吐纳的气泡,回应着三公里外渔船的马达声。夜班开始了,我推开窗,机组探照灯的光柱刺破雾气,在烟囱的白雾中折射出一片逆向生长的星海。白雾裹着光斑升

腾,像被冲上海岸的发光水母群落,漂浮在晋江的夜空中。管道内气流的摩擦声低沉而绵长,应和着防波堤外渔火的闪烁,仿佛于潮声中加密着一串摩尔斯电码。

夜间的负荷高峰来袭,燃气轮机负荷攀升到最高,像夸父追逐着月影的轨迹。屏幕上的负荷曲线陡然上升,化作烟火的弧线,在零点绽放为城市不眠的星群。我盯着那跳动的数字,想象十点时电能脉冲猛烈波动。泵组的声音清澈,轻调进气阀门,气流微微一颤,仿佛改变了25光年外织女星的折射率。身旁的同事递过一杯水,笑着说:“这夜班,像在给星星发电。”他们的身影映在屏幕微光中,如倒映苍穹的星斗。眺望窗外,冷却水管道旁的草丛里,一只飞蛾扑棱着翅膀,撞上灯光,像误入银河的

流星。

厂区高空,烟囱指示灯投下红光,在浪尖晕开一圈圈涟漪,与防浪堤外的渔船星火遥相呼应。管道的保温层泛着冷银色,与远处闽南红砖民居的暖色调碰撞。涡轮静止时如收拢翅膀的鹰隼,启动瞬间震落的露珠带着星辰的坐标,坠入草丛,惊起一只招潮蟹。它举着比排放口更小的螯,测量着月光的涨落,像在为这工业热源绘制一份生态寓言。

集控室的玻璃映出双重镜像:中控屏的电子蓝与启明星的银白在黎明前和解。运行人员翻开日志,记录下机组运行的参数。那小小的压力传感器随着气流收缩震颤,像月影投射在海面的金光。凑近一看,屏幕上的压力曲线恰似猎户座的腰带,三点连线,在星夜中凝固成永恒的瞬间。

仪表盘上,数字跳动,似一场星光闪烁,负荷峰值是对月、对星、对晋江的掷响。远处传来一声汽笛,渔船靠泊码头,抛出的缆绳在潮间带拖曳出彗星状的泥痕。此刻,晋江的潮声压过船舷,是近在咫尺的星夜低语。防浪堤的混凝土缝隙里,微风拂动野草,低语着沿海的秘密,仿佛在诉说这座电厂与大海的千年盟约。

深夜,汽包在监控镜头里缓缓膨胀,像被按下暂停键的超新星爆发。凌晨3点,负荷跌入谷底,备用机组休眠如猎户收弓,而箭囊里却蓄满待射的闪电。我起身巡检,安全帽的头灯扫过管道,惊起一只夜枭。偶尔顿足,凝望天际,闪烁的星光,像燃烧室里的蓝紫光粒重组合的微观银河。

星夜无言,晋江气电却从未沉默。每一度电,都是从天然气中提炼的星光,那是万家灯火与城市霓虹的生命线,如晨曦中的树梢,轻摇着不息的希望。

走回集控室,我的耳边回荡着同事的话:“这光,是咱们点给晋江的星。”是的,这样的星夜不仅是一座电厂的日常,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地表的钢铁建筑与高空的星图交织,闽南渔火与工业灯塔共舞,在这片潮汐澎湃的土地上,谱写出一首属于能源人的天地乐章。

(作者供职于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)

雨落襄水街

■ 孙新志

今年春天,襄阳市民又多了一个外出踏青的好去处——襄水街,是由以前城市污水排放沟改建而成的“滨水艺术街区”。

虽缺了襄阳北街(中国最长仿古一条街)喧嚣热闹的氛围,少了管家巷(北街姊妹街)浓墨重彩的文化味道,但有了襄水的滋润,岘山的宠爱,襄水街依然出落得灵秀俊美,另有一番韵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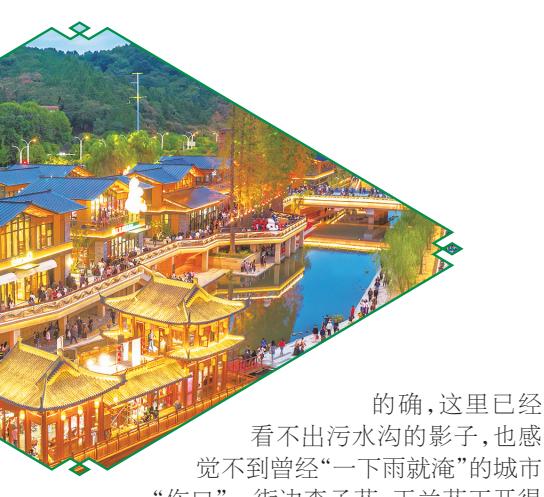
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干燥,雨来的正是时候,不大不小、不急不慢。没有什么比一场雨跟襄水街更配,它就在淅淅沥沥的春雨里缱绻、舒展、浸染成一幅隽永的诗意水粉画卷。

浅浅嫩嫩的垂柳撑起一道淡淡的绿幕,枝条上悬着串串雨珠,像蘸满翠绿的墨汁,一不小心抖落下一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诗句。灰白的北津埠影伫立街边,讲述着“襄水之阳”“城因水兴,水赋城名”的久远历史,散发出凌波映岸的古色古味。烟雨朦胧中,一艘沁园春画舫满载汉代的五彩时装缓缓驶来,船头几袭裘衣斗篷,似古人春游踏歌而过。

雨踮起脚尖在水面舞蹈,画出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圆圈,试探水温的鸭苗看得入神,只顾频频点头,

忘记划动脚步。雨弹落青石板上,密密匝匝、滴滴答答,像细腻的笔触写满一地湿漉漉的文字,又如一曲急促的鼓点催人奋进。几丛返青的美人蕉沐浴着喜雨,摇曳出“芭蕉得雨便欣然,终夜作声清更妍”的婀娜身姿。对南山青灰瓦当垂挂的雨帘内,圆形小桌上香茗缭绕,一位老人斜坐藤椅上,悠闲踱步观书。音乐烤吧传出的轻音乐泉水般欢快明澈,把凌乱的雨丝梳理得清晰悠长,一张竹桌几把竹椅,加上一杯热茶,闭目冥想,一边山风低语一边清音流淌,不觉沉湎于桃源篱下。

挂着一排福字灯笼的诗画长廊里,南腔北调,人影晃动。一根根栏柱像又长又粗的睫毛,忽闪忽闪成“卞桥”的模样,一名师傅正在桥下清理水面上的杂物水草。师傅姓黄,负责襄水街水面的清漂工作,平均每天要打捞清运四五百斤草料,天气转暖后水草绿蔓繁殖加快,工作量还要更大一些。他边干边说,“襄水街以前是城市内涝排水区,现在建成市民休闲游玩购物的滨水街,不容易,得爱惜”。



的确,这里已经看不出污水沟的影子,也感觉不到曾经“一下雨就淹”的城市

“伤口”。街边李子花、玉兰花正开得

热闹,淡香中夹带几分冷意几分清冽,丝丝缕缕钻入鼻腔。高大杉树上的人工鸟巢旁,几只不知名的鸟儿,啁啾婉转前来造访,它们打理着淋湿的羽毛,动作轻盈优雅。走过四十年风雨的原灯具厂大礼堂,亲眼见证了襄水街的前世今生,如今也改造一新,与新潮的新生街区相望,令人恍然惊觉:原来治愈伤痕的良药,不是将过往连根拔起,而是记忆与希望共生共长。

漫步于襄水街的雨中,感觉自己是一叶扁舟,穿行在藕花深处。走进雨中的襄水街,看雨若翩翩飞花,装点襄水的古韵新风,看雨似绵绵春酒,一杯敬安宁,一杯敬繁华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风筝舞清明

■ 魏馨媛

清明,草长莺飞,春光明媚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。

风筝不仅是儿童的玩具,更寄托着人们对天空的向往和对逝者的思念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。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在清明之际,借助诗词描绘放风筝的场景,抒发情感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清代高鼎在《村居》中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村春景图——青草茂盛,黄莺飞舞,杨柳轻拂堤岸,儿童放学归来,迫不及待放起风筝。通过描写儿童放风筝的场景,诗人表达出一种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之情。

曹雪芹在《风筝》,以风筝为题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,“阶下儿童仰面看,清明装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。”清明时节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,然而一旦风筝的牵线断了,就会失去力量,飘然而去,莫要抱怨东风无情,这是自然的规律。这首诗不仅展现了风筝的美丽与灵动,更赋予它一种深刻的哲理意义。

清代孔尚任的《风筝》充满了童趣,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。“结伴儿童裤褶红,手提线索骂天公。人人夸你春来早,欠我风筝五丈风。”一群儿童结伴而来,身穿红裤,手执风筝,抱怨天公不作美,没有足够的风来放风筝。尽管如此,大家还是夸赞春天来得早,但如果没有什么风,风筝又怎么能飞得高呢?

宋代陆游的《观村童戏溪上》,描绘了雨后村童嬉戏的场景,充满童趣和生活气息。“雨余溪水掠堤平,闲看村童戏晚晴。竹马踉跄冲淖去,纸鸢跋扈挟风鸣。”雨后,溪水涨平堤岸,诗人闲来无事,欣赏村童们在傍晚的余晖中嬉戏。有的孩子骑着竹马在泥泞中奔跑,有的孩子放着风筝,风筝在风中飞舞,发出声响。这首诗通过描写村童的欢乐,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时光的怀念。

元代马臻的《西湖春日壮游即事》,描绘了清明时节西湖边人们放风筝的热闹场景。诗中“豪家游赏占头船”一句,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繁华与富庶,“手拍丝纶争上下”则生动描绘了人们放风筝时的欢乐与兴奋。

“夜静弦声响碧空,宫商信任往来风。依稀似曲才堪听,又被移将别调中。”唐代高骈的这首《风筝》,通过对风筝声音的描写,赋予其一种音乐之美。诗中“夜静弦声响碧空”一句,营造出一派宁静而空灵的氛围,“又被移将别调中”则暗示了风筝的无常与命运的不可捉摸。

清明时节的风筝诗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古人生活中的欢乐与哲思。今天,当我们仰望天空中飞舞的风筝时,或许能从那根细线上,感受到千年文脉的延续,体会到古今相通的生活情趣与生命感悟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图片由AI生成